

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

——以瑶族长鼓舞为考察对象

陆文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长鼓舞是盘瑶支系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蕴藏着有关盘瓠及祖先历史、生产生活的族群集体记忆。各地瑶族不同特色的长鼓舞文化内容是“多元”,打鼓跳舞祭祖的共同内容是“一体”,长鼓舞起到了增强瑶族族群认同的作用。

[关键词]长鼓舞;盘瑶;集体记忆;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4)01-0068-05

瑶族是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及东南亚的族群,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学者们根据语言归类及信仰习惯、经济生活等方面的不同,将瑶族分为三大支系,即盘瑶支系(包括平地瑶)、布努瑶支系、茶山瑶支系。其中,盘瑶支系占瑶族总人口60%以上,长鼓舞是这个支系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民间素有“瑶不离鼓,鼓不离瑶”、“瑶家子女无不会打长鼓”的说法。刘保元教授认为,以文化类型为标准,可以把瑶族传统文化分为(盘瑶支系的)长鼓文化、(布努瑶支系的)铜鼓文化和(拉珈支系的)陶鼓文化。^[1]瑶族长鼓舞因以长鼓为道具,在特定的时间及地点边击打长鼓边跳舞而得名。据调查,从湖南隆回到广西防城,从广东乳源到云南河口,以及泰国、老挝、越南和美国属于盘瑶支系的瑶族同胞,大部分地区都有长鼓舞流传。长鼓舞最广泛流行的地区主要在广西、广东和湖南,在贵州、云南及东南亚一带,虽然长鼓失传了,但瑶话中“播控”(意即跳长鼓舞)这一词还流传着。2006年至今,包括湖南江华、广东连南、广西富川的瑶族长鼓舞,广东连山小长鼓舞、广西金秀坳瑶黄泥鼓舞等在内的瑶族长鼓舞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显示了长鼓舞在盘瑶传统文化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各地的长鼓舞文化为考察对象,探究各地长鼓舞所反映的瑶族(盘瑶)集体记忆及所表现出的族群认同。

一、长鼓舞与盘瓠记忆

长鼓舞是一本盘瑶历史的无字书。广泛流传于

瑶区的关于长鼓产生和使用、长鼓舞源起和流传的传说,一致认为长鼓及长鼓舞起源于盘瑶祖先盘瓠。可以说,长鼓舞就像一条长线,把盘瑶祖先盘瓠的所有历史传说、集体记忆串联起来。

实际上,瑶族民间流传的有关盘瓠的传说主要包括三个故事母题,即盘瓠立功诞下瑶家子女、盘瓠被山羊撞死山崖、盘瓠护佑子孙漂洋过海。这三个故事依次展开,环环相扣,对盘瑶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

盘瓠立功诞下瑶家子女的盘瓠传说首见于载籍当是《风俗通》或《山海经》注、《玄中记》;首见于史乘当推《晋纪》,而完成于《后汉书》。其主要故事情节为:盘瓠是皇帝高辛氏身边的一条龙犬,在高辛氏与吴王争斗中,龙犬远渡重洋,设计取下吴王首级,立下大功,高辛氏依诺将三公主许配给龙犬。盘瓠与三公主远避深山,诞下六男六女,子女互相婚配,此即盘瑶繁衍之始。盘瓠死后,皇帝赐予名号“盘王”。这就是盘瑶支系所共同传诵的盘瓠征战有功,育下瑶家子女的族源故事,充满浓厚的图腾崇拜色彩。

如果说,如上所述的盘瓠族源故事中,长鼓舞还未出现,那么在接下来的盘瓠被山羊撞死山崖的传说故事中,其母题就是长鼓舞的由来与盘瓠之死的关系。盘瓠夫妇生下六男六女,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盘王喜好打猎,经常上山追逐各种猛兽。一天,盘瓠在山上发现一只野山羊(另一说是羚羊),追而逐之。盘瓠瞅准机会击中山羊,山羊佯装死亡,倒地不动,却突然跳起撞击盘瓠,双双跌下山崖,盘瓠

[收稿日期] 2013-09-20

[作者简介] 陆文东(1975—),男,广西大新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民族文化遗产。

挂死在一棵梓树的树杈上。盘瓠子女在山崖梓木下找到了盘瓠和山羊的尸体。三公主痛苦至极,将盘瓠之死归罪于山羊与梓树,命儿女们将树砍下做鼓身,剥下山羊皮作鼓皮,制成长鼓。在追悼盘瓠的葬礼上,其子怒击长鼓,其女洒泪而舞,一面发泄心中愤恨,一面为父亲招魂,以示报仇雪恨。^{[2]61}在长鼓舞流行的瑶区,这个传说故事家喻户晓,不仅作为口头传说口耳相传,甚至有些地方的长鼓舞直接表达的就是这个母题内容。如贺州过山瑶长鼓艺人表演时,从拜神、拜天地开始,接着演示盘王出猎、发现山羊、追羊、射羊、山羊装死、盘王摸羊、羊踢盘王、盘王身亡、盘王儿女追羊、围羊、打死山羊、抬羊下山、放下羊只、群众观羊、翻羊、撬柴、起灶、安锅、洗锅、舀水、盖锅、架柴烧火、抬羊、放桶、杀羊、剥皮、钉皮、刨树、锯树、做鼓、蒙鼓面、钉鼓、听鼓、试鼓、走家和打长鼓为盘王伸冤等动作,用⁷²套动作形象完整地叙述了长鼓的来历。在湖南江华瑶族芦笙长鼓舞中,舞蹈动作中也有一部分表现了盘瓠子女砍树做鼓的内容:用低沉哀怨的芦笙曲再现盘王死前的痛苦呻吟;拍打羊皮鼓面,表示为盘王复仇,惩罚山羊;唱盘王歌,表示盘王后人对祖先的缅怀与追念。流传于广西贺州市钟山县两安瑶族乡的“羊角长鼓舞”,由一群艺人双手执着羊角模仿山羊,而芦笙长鼓舞艺人则围攻山羊,再现了当年长鼓传说的场景,使瑶族打死山羊为盘王报仇的心理得到宣泄。^{[3]36}由上可知,瑶族长鼓舞民间舞蹈,能够把长鼓舞由来的传说故事完整细致、形象生动地加以表现,这在其他民族民间舞蹈中是罕见的。

盘瓠不幸被山羊顶下山崖丧生,子女在其葬礼上跳起长鼓舞纪念,这是人之常情,但葬礼毕竟是转眼而过的,要使跳长鼓舞传承下来,成为千百年延绵不绝的文化现象,还需要另外的关联性建构,有关盘瓠护佑子孙渡海的传说则完成了这一建构过程。

渡海传说不见于正史,但却在盘瑶民间盛传,瑶族人民珍藏的《过山榜》(又名《评皇券牒》),“还盘王愿”所吟唱的《盘王之歌》,及一些《经书》中对此均有所记载。^{[4]156}其主要故事情节为:某年天大旱(另一说为官兵剿杀),瑶民只能离开祖居地(一说为千家峒),四散分离。十二姓瑶人子孙,只得漂湖过海,远走千里。过了三月,船路不到,水路不通。途中遇到风暴,子孙无计可施。遥想祖先盘王“前有杀死,后有救生”之德,瑶民即在船中求献五旗兵马,向盘王许愿:如果盘王保佑子孙平安到岸,则在居住地建盘王庙,永远祭祀感恩还愿。盘王“显灵”,海面立即风平浪静,瑶民得以平安无恙,上岸后建村立寨,瑶人子孙依诺言每隔几年祭祀盘王以“还愿”。

以渡海传说故事为标志,瑶族完成了对盘王文化体系的完整建构,盘王也发展成为图腾崇拜、祖宗崇拜等多元崇拜结合的多元统一神,为人们所万世敬仰、祭祀与供奉。这就是后来盘瑶支系最大的民族传统节日盘王节的由来。瑶族民间把盘王节又称为“做盘王”、“跳盘王”、“做堂”、“耍歌堂”、“还大愿”或“搞愿”等。时间定在每年旧历十月十六(一说是盘王生日,又言是盘王忌日),三年一小祭(历时三天三夜),五年一大祭(历时七天七夜)。各地盘王节活动内容及形式虽有不同,但基本都包括“开坛”(延请盘王到来)、“安坛”(请盘王安心住下,接受子孙祭拜)、“交头牲”(将祭品献给盘王)、“看堂”(向盘王敬献鼓乐等)及“送神”(恭送盘王升天回去)等程序,跳长鼓舞即是“看堂”程序中进行的。^{[2]14-19}正如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示部》所说:“祀,祭无已也。”祭祀,不是一次即可,而是要不间断地进行,盘瑶对盘瓠的祭祀,正体现了这一点:世代相传,祭祖活动成为惯例,巩固与加强了盘瑶子孙与盘王的血缘纽带。人类研究表明,某个具体的民族,特别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化能够传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实际上就在于某一人群、族群通过仪式、活动等重大事件把这些记忆“在场化”。这时的“在场”,不仅是参与者的在场,更有意义的是一种族源性、祖源性传统通过仪式的作用,把某个族群历史文化的记忆凝固、保护、保存与传承。^[5]盘王节祭祀仪式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奉恒高等人认为,继晋代第一次漂洋过海“举族而迁”(从长江北岸迁至千家峒)后,南宋时期,因湖广纷乱及大旱三年之故,部分瑶族撑船过海,“姊妹行水又行船”,“各分管内”,“各写路途下山落业”,从山肥水美、物阜民丰的世外桃源之地千家峒迁至南岭。今日瑶族分布的大格局基本形成:东起江西的吉安府(州),南至广东的雷州半岛,西至广西南丹,北至洞庭湖沿岸,均有瑶民分布,“南岭无山不有瑶”^[4]。由于从北至南的大迁徙,从鱼米之乡迁至高山峻岭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及强烈的思乡情结(永远的千家峒情结),加上迁徙过程中与汉族等民族的不断接触交融,瑶人接收了汉族道教文化,逐步丰富了祭祀盘王的仪式;与此同时,瑶民吸收融合了至少在魏晋以来就已盛行的汉族长腰鼓文化,并加以改造,特别是把长腰鼓与关于祖先盘瓠的族群记忆巧妙而又自然地联系起来,瑶族长鼓舞文化在祭祀盘王仪式中的表现形式、重要地位和主要作用正式成型,并世代相传。

与此相应,宋代以后,有关长鼓舞的史料记载(包括官方、文人及民间的)明显地增多起来。如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云“瑶人之乐,有卢沙、铙鼓、胡

芦笙、竹笛”，“铙鼓，乃长大腰鼓也，长六尺，以燕脂木为腔，熊皮为面。”^{[6]76}这一明确记载与现代瑶族长鼓舞可以对应。又如广西宜山县（今宜州市）瑶族民间珍藏的《盘皇券牒》云：“盘皇……将（竹）作笛，梓（木）作鼓……各用长腰木鼓……系盘皇良（瑶）子孙，世代遵奉皇祖兴乐。”^[7]而在民间，有关长鼓舞由来的口头记忆也应是在宋代得以正式产生并加以完善，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传诵，一直至今。

长鼓舞的形成过程与祭祀盘王仪式的程序变迁过程是同步发展、不断完善与丰富的。从相关史料记载中我们得知，早期祭盘王只是（晋人干宝在《晋纪》中所记载的）“叩槽而号，以祭盘瓠”的简单仪式，仅有一些模仿盘王动作的简单舞蹈和原始歌谣。到了唐代，由于瑶民大量南迁，在迁徙过程中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叩槽”已发展成运用歌舞长鼓（唐代樊绰在《蛮书》中记述）“鸣鼓连腰以歌”，祭祀仪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宋代，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及宋人沈辽《踏盘曲》等文字资料中，长鼓舞得到确切记载。从此，在三五年一次的纪念盘王的重要祭祖仪式上，唱瑶歌、打长鼓、跳长鼓舞，娱神又娱人，祈求人财两旺，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节目。

可以说，长鼓舞是专为纪念盘王而跳的舞，也正因为长鼓舞与盘王的密切联系，在其他时间及场合，长鼓舞是不能随便起跳的。与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宗教祭祀舞蹈（又称为“原始宗教舞蹈”、“原始祭祀舞蹈”）功能相似，瑶民在纪念盘王的仪式上通过跳长鼓舞表示对先祖盘王的怀念，希望获得盘王的保佑和赐福。而对于纪念仪式，保罗·康纳顿通过记忆的研究阐明：社群记忆可以在纪念仪式的操演过程中被延续下来^{[8]67}。瑶族长鼓舞舞者来自普通群众，由盘王庙主、道公等人挑选产生，用舞蹈的形式代表瑶民向盘王祭拜。每一个瑶族群众（主要是成年男子）都平等地拥有被选为长鼓舞舞者的权利和机会，因此长鼓舞舞者不仅代表他自己，更代表整个族群，舞者与观众都能在其中找寻到自己与盘王的联系纽带。

万建中认为，有关盘瓠的传说，并不要求局外人看中的所谓“客观与真实”，重要的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社会记忆。^[9]瑶族的盘瓠记忆是来自草根社会地方的主体记忆，具有广泛性和根基性。瑶族在记忆找到了盘瓠这样一个“英雄祖先”^{[10]2}，长鼓舞作为盘瓠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内容，并在盘瑶最重要的民族节日盘王节上为盘王而跳，长鼓舞因为与“英雄祖先”的密切关系而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表现在做长鼓及跳长鼓舞时有诸多禁忌，如选取梓

木为做鼓最佳木料，跳长鼓舞之人要有一段时间的“禁欲”，平时严禁在屋内跳长鼓舞等^{[2]103-104}，在客观上巩固了盘瑶族群的盘瓠记忆，进一步强化了盘瓠在瑶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与至高地位。盘瓠记忆及长鼓舞与盘瓠关系的记忆都是盘瑶支系的共同集体记忆，而这样一种记忆，已深深地印刻在各地瑶族民众的脑海里，凝聚起瑶民的族群认同。

二、长鼓舞与生产生活记忆

瑶族长鼓舞与盘瓠传说密切相关，没有盘瓠的传说，就不会有长鼓舞的存在；而在祭祀盘瓠的活动中，必跳长鼓舞。但长鼓舞对于瑶族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除了长鼓舞由来的传说这个共同的集体记忆以及击打长鼓成为纪念盘王的基本内容、共同内容和重要形式外，各地长鼓舞所表达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与瑶族内部更小集团的其他集体记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长鼓舞在瑶族中更深入人心。

瑶族作为一个迁徙的民族，并非整体生活在一起，不同支系的瑶族受到不同民族的融合，自然环境、民族经历的差异等因素，使得各个支系的集体记忆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在长鼓舞上表现也很明显。目前所知，各地瑶族的长鼓舞，除了长鼓的大小、形制、纹饰等以物质文化遗产形态表现不同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表现上，各地瑶族长鼓舞不下十几种，表演的形式与内容各有特点，各异其趣，这正是各地瑶族的生产生活等集体记忆的差异性以长鼓舞的民间舞蹈形式表现出来的必然结果。

在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还很肤浅的情况下，“万物有灵”原始崇拜占据主导地位，这在现代瑶族社会中还有残余表现，在长鼓舞中我们也可找寻到它的残留踪迹。如流行于贺州土瑶地区的“土瑶雷神长鼓舞”，在土瑶“踏歌堂”（即“还盘王愿”）中由两位男艺人表演，一名艺人执长鼓，一名艺人执沙板；以执长鼓者为主跳，打沙板者击沙板原地随节奏颤动伴舞。长鼓艺人表演一段后，又将竹叶蓑衣倒装背上，像一个长着飞翅的雷神，据艺人说是模仿雷公形象，以祈风调雨顺。^{[3]24}

生殖崇拜是原始社会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长鼓舞中也有所反映。流行于广西金秀坳瑶地区的黄泥鼓舞，以体型硕大的“母鼓”为中心，四只体型颇长的“公鼓”根据“母鼓”的鼓点，围着“母鼓”而跳，公母鼓相配合起舞，蕴含着瑶民希望子孙繁衍、族群壮大的心愿。而公母鼓配合打跳起舞的现象，在广东连南瑶区也存在。

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中，狩猎、采集生产是最古老的获取食物的方式，而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

生计方式在瑶族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在长鼓舞中也有所体现。这类反映早期狩猎内容、展现狩猎采集场面、模拟动植物的形体形态、表现动植物习性的舞蹈,在瑶族民间长鼓舞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如“羊角长鼓舞”、“七十二套赶羊做鼓长鼓舞”,除了表达瑶民对盘瓠的纪念之意,其实也是瑶民狩猎生活的生动再现:模仿动物的长鼓舞动作有金鸡跳杠、金鸡展翅、金鸡啄米、山羊反臂、画眉跳笼、画眉跳岩、画眉摆头、老鹰展翅、青蛙爬壁、鲤鱼晒籽等,模仿植物的长鼓舞动作包括大莲花、扫地梅花、雪花盖顶、古树盘根等。

在历史上,瑶族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是每一个瑶民都必须面对的巨大生存与生活挑战。据统计,反映此类战斗生活的长鼓舞形式并不少见:如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东北鼓转西北鼓”(象征战争和战斗的胜利),其他长鼓舞中也有招兵舞、武鼓舞、齐北舞、东北鼓等反映战争和欢呼战争胜利的舞蹈片断。^{[3]53}

四处迁徙是瑶族历史文化生活的重要特点,每迁徙到一处新地方,立地起屋是瑶民必须掌握的生活技术,这样的生活记忆也通过长鼓舞得以表现出来。如贺州瑶族三十六套做屋长鼓舞:在师公唱起《长鼓出世歌》(讲述长鼓来历)时,四名长鼓艺人开始表演,从拜神、拜天地开始,接着是看地、量地、挖地、平屋地、找木、砍树、削木、背木、立柱、架码、介板、斗方、合板、上梁、割茅草、抛茅草、盖顶、压顶、立桌角、斗桌梁、斗桌面、砌灶和新屋进火等三十六套动作。此外,在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乳源瑶族自治县、连州市等过山瑶地区的“三十六套做屋长鼓舞”(又称“花鼓舞”)则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瑶族人民不断迁徙、找屋地、建屋造房的游耕全过程。^{[3]39}

居住在广西东部富川瑶族自治县、恭城瑶族自治县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平地瑶,因定居平地而得名。大约明代后,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而下山定居平川,从附近的壮、汉族中学到种植水稻等生产技术,农业生产较发达。这些地方平地瑶的芦笙长鼓舞,表现了播种、耕田、收割、打谷舂米、庆丰收等水田稻作的内容。

在这里,长鼓舞不仅成为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媒介,而且也是传授生产生活技术的重要途径,这是民族繁衍生存的需要。在民间,由于没有形成统一文字的缘故,瑶民常通过长鼓舞等这样的民间艺术形式向后代讲述本民族的历史,传授生产生活经验和技能,具有明显的教育功能。

进入清代,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处的南岭地区,“民徭杂处”,各民族间的文化不断交流与融

合,反映在长鼓舞上则是其内容与形式上的不断更新、丰富。据记载,早在清末民初,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黄洞瑶族乡、里松镇及湖南江华过山瑶区,当地瑶民打着“盘王出游”的旗号,带着瑶族长鼓舞表演队,走出瑶山,到汉区贺春拜年表演,与汉族的狮子舞长期接触交流,产生新的长鼓舞类型——狮子长鼓舞。跳长鼓舞时间也顺应了汉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改在农历正月全月。这种狮子长鼓舞的技巧更高,动作难度更大,伴奏乐器更多,充满了喜庆欢乐的气氛。而在富川瑶族长鼓舞中,舞蹈道具包括芦笙、小锣、锣签、大小长鼓等,整个活动以芦笙长鼓舞为中心,还要举行抢花炮、摆歌堂、唱大戏、砍牛等大型祭祀娱乐活动。各地长鼓舞伴奏乐器(特别是传自汉区、壮区的乐器如锣、钹、唢呐等)数量的丰富、文娱活动的增加以及长鼓装饰的繁芜,说明其中包括对临近地区汉族、壮族文化的交流、借鉴、吸收与融合。

无论各地瑶族长鼓舞反映什么内容,体现什么主题,其基本动作万变不离其宗,可以概括为“弹”——屈弹、拧弹和矮弹,此三个动作构成了长鼓舞的基本风格。民间文艺工作者将长鼓舞的动作特征归纳为:双膝弯曲腿矮蹲,节奏重心趋下沉,动力腿多内外拐,腰为中轴侧身拧,一招一式须稳重,动作配合求严谨。这与瑶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历尽沧桑,在其他民族的夹缝中游移迁徙,长期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政治、经济上受到重重压迫与剥削,必须付出超人的劳动,才能维持生活的环境分不开。瑶民要求自己能超重地负荷,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态,体现在长鼓舞中就是矮和稳。可见,在长鼓舞中不仅留下瑶民生产生活发展的特殊印记,也存在着社会和自然环境影响所产生的烙印,造就了独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民族舞蹈风格。哈布瓦斯指出:“集体记忆是在一个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类似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样的行为,往往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11]44}长鼓舞动作的特点,是一种典型的“身体实践”,成为瑶民历史记忆、生产生活记忆的重要手段。

在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瑶族总是将它们认为最重要的集体记忆通过口头传说(如盘瓠神话传说故事)、民间典籍(如《评皇券牒》)、民族艺术(如长鼓舞、《盘王大歌》等)等各种可能的形式,向后代传诵,让后代铭记。长鼓舞作为民间舞蹈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瑶族集体创造、发展的产物,其舞蹈并非一次性产生,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历了长期演变,不断加入新的内容元素,其表演形式逐渐多样化,表演内容愈加

广泛,承载的民族文化更加厚重。长鼓、长鼓舞与《评皇券牒》、《盘王大歌》等一起,已成为瑶家子女世代珍视的文化象征物及符号。而人类学研究发现,符号在凝聚族群认同及维持族群边界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由群体成员共享的,能有效地把个人与群体联系起来。^{[12][15]}族群认同总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比较中逐渐产生与形成的,拥有长鼓舞的盘瑶族群很容易发现在长鼓舞这个文化符号上,他们与周边的壮、汉等民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成为盘瑶族群内部认同的必然要素、必然结果。

三、结语

长鼓舞属于盘瑶这个特定族群的集体表述与记忆,即“过去”与“现在”到“将来”的连接纽带。“记忆对于人类来说,不但关系到生存的维系、历史的延续,还关系到尊严的选择,道义的捍卫……记忆的缺失不仅是对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13]在长鼓舞文化体系中,有关盘王的记忆以及长鼓舞与盘王的关系记忆是盘瑶共享的历史、文化,是他们拥有的共同记忆、集体记忆,是“一体”;只要跳起长鼓舞,就是在提醒子孙后代不忘先人的恩情,不忘自己是盘王的子孙,不忘自己是瑶人的一支。另一方面,各地异彩纷呈的长鼓舞文化又各具特点,承载着盘瑶内部更小族群特有的集体记忆,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特色。正如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一样,瑶族内部各个不同支系是瑶族的“多元”,而瑶族是“一体”,各个支系有不同的集体记忆,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但共同的集体记忆力量也是强大的,经过长期

的历史发展,各个支系都把自己认同为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民族即瑶族的一员。

[参 考 文 献]

- [1] 刘保元. 浅谈瑶族民间舞蹈与民间文学的关系[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94.
- [2] 陆文东. 瑶族黄泥鼓舞[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 [3] 刘小春. 瑶族长鼓舞[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 [4] 奉恒高. 瑶族通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5] 彭兆荣,朱志燕. 族群的社会记忆[J]. 广西民族研究,2007(3):75.
- [6] 杨武泉. 岭外代答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7] 黄钰. 评皇券牒集编[G].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8]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9] 万建中. 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42.
- [10]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1] [法]莫里斯·哈布瓦兹. 论集体记忆[M]. 毕然,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12] 周大鸣. 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3] 覃德清. 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 广西民族研究,2005(3):84.

Collective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An Observation of the Long-drum Dance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LU Wen-dong

(The Museum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Nanning 5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long-drum dance i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of the Panyao (a branch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which contains the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he Panhu, the history of the ancestors and the production and the life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The culture content of different long-drum dance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in different places is “diversified” while the shared content of beating drum, dancing and worshipping the ancestors is “integrated”. Therefore, the long-drum dance strengthens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Key words: the long-drum dance; the Panyao; collective memory; ethnic group identity

[责任编辑 覃德清]